



唐 宋 傳 奇 集

魯 迅 校 錄

唐 宋 傳 奇 集

上 冊

魯 迅 校 錄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1927

唐宋傳奇集序例

東越胡應麟在明代，博涉四部，嘗云：「凡變異之談，盛于六朝三蘇，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若東陽夜怪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觀。」其言蓋幾是也。鑿于詩賦，旁求新塗，藻思橫流，小說斯燦。而後賢秉正，視同土沙，僅賴太平廣記等之所包容，得存什一。顧復緣買人買利，撮拾彫鏤，如說海，如古今逸史，如五朝小說，如龍威秘書，如唐人說蒼，如藝苑摛華，爲欲總目爛然，見者眩惑，往往妄製篇目，改題譌人，晉唐稗傳，黥劓幾盡。夫蟻子惜鼻，固猶香象，嫫母護面，詎遜毛嬙，則彼雖小說，夙稱卑卑不足廁九流之

列者乎，而換頭削足，仍亦駭心之厄也。昔嘗病之，發意匡正。先輯自漢至隋小說，爲鈎沈五部記；漸復錄唐宋傳奇之作，將欲彙爲一編，較之通行本子，稍足憑信。而屢更顛沛，不遑理董，委諸行篋，分飽蟬蠹而已。今夏失業，幽居南中，偶見鄭振鐸君所編中國短篇小說集，掃蕩煙埃，斥僞返本，積年堙鬱，一旦霍然。惜夜怪錄尙題王洙，靈應傳未刪于述，蓋于故舊，猶存眷戀。繼復讀大輿徐松登科記考，積微成昭，鈎稽淵密，而于李徵及第，乃引李景亮人虎傳作證。此明人妄署，非景亮文。彌歎雖短書俚說，一遭纂亂，固貽害于談文，亦飛災于考史也。頓憶舊稿，發篋諦觀，黯澹有加，滌敝則未。乃略依時代次第，循覽一周。諒哉，王度古鏡，猶有六朝志怪餘風，而大增華豔。千里揚倡，柳理上清，遂極庫弱，與詩運同。宋好勸懲，撫實而泥，飛動之致，眇不可期，傳奇命脈，至斯以絕。惟自大

歷以至大中中，作者雲蒸，鬱術文苑，沈既濟許堯佐擢秀于前，蔣防元稹振采于後，而李公佐自行簡陳鴻沈亞之輩，則其卓異也。特夜怪一錄，顯託空無，逮今允成陳言，在唐實猶新意，胡君顧貶之至此，竊未能同耳。自審所錄，雖無祕文，而曩曾用心，仍自珍惜。復念近數年中，能懇懇顧及唐宋傳奇者，當不多有。持此涓滴，注彼說淵，獻我同流，比之芹子，或亦將稍減其考索之勞，而得翫釋之樂耶。于是杜門攤書，重加勘定，匝月始就，凡八卷，可校印。結願知幸，方欣已歎：顧舊鄉而不行，弄飛光于有盡，嗟夫，此亦豈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猶有雜例，並綴左方：

一，本集所取資者，爲明刊本文苑英華；清黃晟刊本太平廣記，校以明許自昌刻本；涵芬樓影印宋本資治通鑑考異；董康刻士禮居本青瑣高議，校以明張夢錫刊本及舊鈔本；明翻宋本百川學海；明鈔本原本

說郭；明顧元慶刊本文房小說；清胡珽排印本琳琅秘室叢書等。

一，本集所取，專在單篇。若一書中之一篇，則雖事極煊赫，或本書已亡，亦不收采。如袁郊甘澤謠之紅線，李復言續玄怪錄之杜子春，裴鉞傳奇之崑崙奴聶隱孃等是也。皇甫枚飛煙傳，雖亦是三水小牘逸文，然太平廣記引則不云出于何書，似曾單行，故仍入錄。

一，本集所取，唐文從寬，宋製則頗加決擇。凡明清人所輯叢刊，有妄作者，輒加審正，黜其僞欺，非敢刊落，以求信也。日本有游仙窟，爲唐張文成作，本當置白猿傳之次，以章矛盾君方圖版行，故不編入。

一，本集所取文章，有複見于不同之書，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則互校之。字句有異，惟從其是。亦不歷舉某字某本作某，以省紛煩。倘讀者更欲詳知，則卷末具記某篇出于何書何卷，自可覆檢原

書，得其究竟。

一，向來涉獵雜書，遇有關於唐宋傳奇，足資參證者，時亦寫取，以備遺忘。比因奔馳，頗復散失。客中又不易得書，殊無可作。今但會集叢殘，稍益以近來所見，併爲一卷，綴之末簡，聊存舊聞。

一，唐人傳奇，大爲金元以來曲家所取資，耳目所及，亦舉一二。第于詞曲之事，素未用心，轉販故書，諒多譌略，精研博考，以俟專家。

一，本集篇卷無多，而成就頗亦匪易。先經許廣平君爲之選錄，最多者太平廣記中文。惟所據僅黃晟本，甚慮譌誤。去年由魏建功君校以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明長洲許自昌刊本，乃始釋然。逮今綴緝雜札，擬置卷末，而舊稿潦草，復多阻疑，蔣徑三君爲致書籍十餘種，俾得檢尋，遂以就緒。至陶元慶君所作書衣，則已貽我于年餘之前者矣。

廣賴衆力，才成此編，謹藉空言，普銘高誼云爾。

中華民國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魯迅校畢題記。時大夜彌天，璧月澄照，鑿蚊遙歎，余在廣州。

唐宋傳奇集上冊目錄

卷一

古鏡記	王 度 (一)
補江總白猿傳	缺 名 (一三)
離魂記	陳玄祐 (一八)
枕中記	沈既濟 (二〇)
任氏傳	沈既濟 (二四)

卷二

編次鄭欽說辨大同古銘論	李吉甫 (三五)
柳氏傳	許堯佐 (四〇)

卷三

柳毅傳	李朝威(四四)
李章武傳	李景亮(五八)
霍小玉傳	蔣防(六四)
古嶽瀆經	李公佐(七七)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七九)
廬江馮媪傳	李公佐(九〇)
謝小娥傳	李公佐(九二)
李娃傳	白行簡(九七)
三夢記	白行簡(一一〇)
長恨傳	陳鴻(一二)

卷四

東城老父傳	陳鴻（一二〇）
開元升平源	吳兢（一二六）
鷺鷥傳	元稹（一三一）
周秦行紀	牛僧孺（一四一）
湘中怨辭	沈亞之（一四七）
異夢錄	沈亞之（一四九）
秦夢記	沈亞之（一五一）
無雙傳	薛調（一五五）
上清傳	柳理（一六三）
楊娼傳	房千里（一六六）

卷五

飛煙傳……………皇甫枚（一六八）
虬髯客傳……………杜光庭（一七四）

冥音錄……………缺名（一八三）
東陽夜怪錄……………缺名（一八六）
靈應傳……………缺名（二〇〇）

唐宋傳奇集卷一

古鏡記

王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透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

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於後，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之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叙，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感。」

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无傲所執。无傲，麤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尙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

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明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于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

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嘗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著筮一卦，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筮，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汾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